

人生况味

我的书架

卢焕雄

的同事游桂光先生的国画《俄贤岭下春耕图》。俄贤岭在东方市，东方市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木棉花开花时节，俄贤岭片片红云，“山青花更艳”，山花美景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我们一起去采风，一同创作。他画画、我摄影。书画同源，绘画和摄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光与影、灵与肉、构图与色彩，我们谈艺论影，其乐融融。“近看鬼打架，远看是幅画”，站在画前，回忆昔日亲朋好友的温暖，也品味着做人留白的启迪。

书房不能没有斋名与对联。我在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时，曾用过“顿悟斋”名，寓意在教育教学中，要善于思考，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飞跃，产生新观念、新方法以指导实践。然而此时，即将告别工作舞台，读书少了功利，而更纯粹、更超然。明人《小窗幽记》有言：“人生一世，有三乐：开卷读书，闭门修禅，一语济世”，这也是我的追求，于是取名“三一乐斋”。

为“三一乐斋”，我拟了几副对联：“半室图书高楼明月，二更茶香小窗春风”、“读典籍古今对话，品茶茗经史钩玄”、“书橱壁立藏古今，砚池香清思圣贤”；最后选定“书卷传道性，砚田洗尘心”作为书斋联，它简洁含蓄，富有道家清静无为的意蕴，昭示着书房是物我两忘，安放驿动心灵的不二之地。

我爱独处，静谧安详的环境最适合读书写作。为点缀书房，我寻找一些绿色植物作为案头清供。绿萝、文竹、水栽花草、菖蒲、米叶小竹盆景，一丛从绿色，平添一缕缕生机，于我也就多了一段段生命的牵挂。书房外，日月更迭，季节轮换；书房内，绿色如故，春天常驻。于是，浇水除尘，添上采光，就成了我的日课，添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古训。

我的书架，是家庭阅读品茶的好去处，买书、读书为日常话题。记得启功先生有一副对联，下联好像是：“读日无多慎买书”，我也要从此只读书不买书，但妻子儿女不相信，因为快递刚刚送来我买的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他们笑着说，如果可能，砸锅卖铁，准备再给我安一个书房。我的未来将以书为业，以砚为田，竭力诠释“耕读传家”新的内涵。

海天片羽

沈从文的深情

王吴军

像沈三白那样仅局限于儿女私情，对于自然界里的青山、绿水、白云、红霞、船夫、水手，以及水里的鱼，摇动的船桨和橹，沈从文都存着一份让人心动的爱和细心。

沈从文是一个爱美而深情的作家，他说：“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歌喉，使我感动得很。”“我这时有点惆怅。凡是我用过的东西，我对它总发生一种不可言说的友谊。”“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对于凡尘中所有天然的美的事物，沈从文很容易为之而动情，这也让他极易为所有事物失去天然的美的光彩而难过。

感触着沈从文这样的心性，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为过桥的大胖女人而难过了，其实，他为大胖女人的难过正是一种纯真的动情。

汪曾祺说过：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之所以说这句话，也许是深受容易动情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尽管汪曾祺在写作中比沈从文懂得节制，但汪曾祺也曾经说过，他追求的是和谐。汪曾祺所谓的“和谐”二字，大概和沈从文的动情是殊途同归的一种情愫。

读沈从文写的作品，在他无比优美的描述中，能够随处读到他的真诚的内心独白：“白日既去，黄昏随来，夜已深静，我尚依然坐在桌边，不知何事必须如此有意挫折自己的肉体，求得另外一种解脱，解脱不得，自然因缚转加。直到四点，闻鸡叫声，方把灯一扭熄，眼已润湿。”（《烛虚》）“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烛虚·生命》）——这样的心痕踪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和动情，是唯美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却仿佛让人看到了茶峒河、渡船、翠翠和她的爱情故事，还有那如歌一般飘扬的思绪，缠缠绵绵，萦绕不断。

读沈从文的文字，总会让人想起清朝才子沈三白写的《浮生六记》，一样的细致，一样的深情。不过，沈从文的款款深情不

林纘统故居像一个高维系数谜语的谜底，整整一个下午，我在崖城的拱北村里打了好几个转，穿过无数条巷子，问了老人问小孩，都是一问三摇头。原以为，作为崖州唯一一位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林纘统在他生长的这个村庄里，定是家喻户晓的，显然，我的想法过于天真，林纘统是真的成为了历史。

几经波折，终于找到林家的后人，林家后人，林纘统的旧居还在，但都破败了。

十年前，一个渐暖的冬日，我跟着林家后人，拐了几条巷子，终于看到写着“林纘统故居”的碑石。碑石前一滩积水，大抵是某天下雨时积下的，日积月累，就成了滩，袖珍的泥泞的滩。滩上长了草，在十二月的风里有些破败的枯黄，也是老去的征兆。院里垒着大堆的柴禾和竹杆，都晒干了，大抵全作烧火之用。农家的用具在院里随意搁置，显出了屋里主人的慵懒，倒也生出一种闲趣。

院里有棵木瓜树，长势甚好，绿的蓬展的枝叶，冬天里也不嫌冷，依旧是四处伸展着。枝节间结了许多木瓜，还青着，没熟，不过也是快了。林家后人，如今住这屋里的人，不是林家人，是外来的打工者租住的，所以对于这院落的收拾，也不费心思。

我跨过散落的柴禾堆，往屋里看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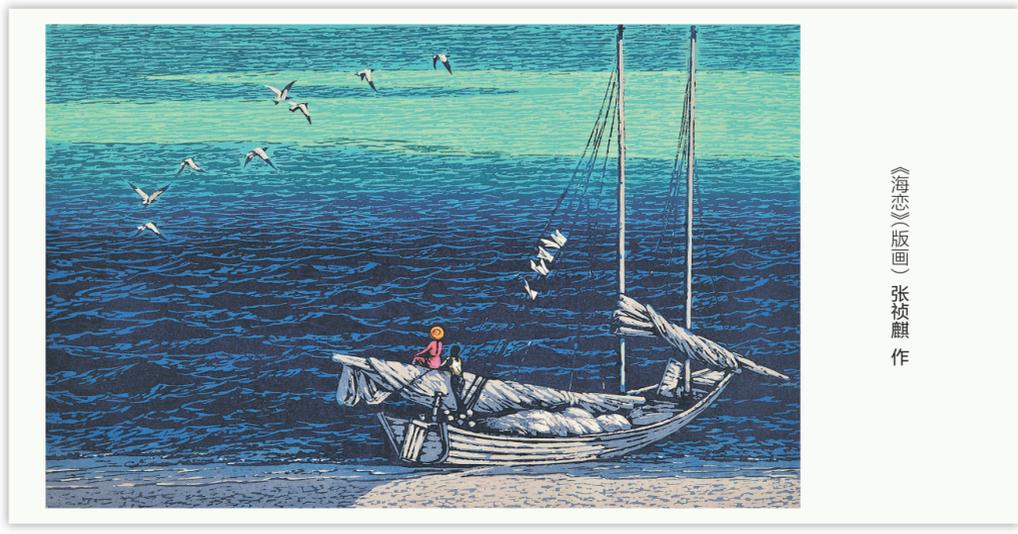
前面横着一块木板，板面上是新拔下的一板的鸡毛。旁边地上，也零零星星地散落着许多，湿乎乎地冒着热气。再往里，就是林纘统故居的前廊了。这幢建筑其实并无特别奇异之处，不过是朴素的崖州人的家常住居，砖砌的二进三合四合式的院落布局，不显繁复，也算自有风格。林纘统到底不是官员或者富商，能有占地600平方米面积的庭院，已是甚好。

正堂和厢房里都有人在睡觉，近黄昏的天，日头已是晕红，照不进这屋里，租客便也难分晨昏。

从建筑的细节里，我是再找不着林纘统先生当年的半点足迹了，关于他的生活，只能从史书里去挖掘。

清咸丰二年，即公元1852年，林纘统出生在崖城城东拱北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当时的林家，也是深宅大院，门前有数十亩的池塘环绕，说是官府的公有之塘。提起林宅门前这些塘也是有意思，这村庄的名字原就为“官塘”，大抵就与林家门前的这些池塘有关。单是这些记述，也能显现着当时林家在崖城的气味。

中国人的住居向来讲究风水，门前有池蓄水，自是吉相，是养真气荫地脉的好宅第。果真的，林家在咸丰二年就出



《海恋》(版画) 张祯麒作

岁月山河

寻访林纘统

墨伊

了个“磊落魁梧之才”林纘统。

林纘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但他自幼就天性聪敏，也好学，志存高远。史料关于林纘统的记载，着重提及了他天性至诚至孝。“王父(祖父)与母拂意时，即引兄率弟环跪谏之。”“稍长，博通群书，尤邃易。”奇人当自有奇事，林纘统幼时竟然就能有办法解决祖父与母亲之间的家庭纠纷，显见其出挑的思辨能力。此外，他在年少时就能通读《周易》，被目为天才当在情理之中。他在弱冠之年，参加郡试，知府阅卷，看到林纘统的卷子时，喜出望外，当场就批为“凤列第一”。瞬间，十多岁的林纘统，就成了知州奖掖的“状元”。此事在崖州极为轰动，林纘统也可谓少年成名。其间，四围乡里也有人不服，毕竟只是个孩子，如何就享誉至此，于是讽刺他成“状元”不过是偶然之得。年少的林纘统也不示弱，当时即以诗反击：“偶然偶然又偶然，人人说我是偶然。世间若有偶然事，人人何不去偶然。”到底是个孩子，反击的内容直接了当，并不给对方留丝毫面子。诗间语气自信洒脱，他之最终能成为“戊戌变法”的志士，从此偶然诗里已能有些了然。

自信的林纘统从小就有一股奇异的“精神气”，并不囿于时人对于偏远的崖州人固有的偏见。因为出身书香世家，林纘统从小就有条件博览群书，他能从书中了解中国几千来的历史，懂得崖州之外的宽广的世界。他甚至洞悉当时清朝朝政的积弊，年少时就已立志图强救国。他曾向广东学政呈过《崖州利弊书》。书中，他提出的主张大抵是极有见地，很快就引起了广东学政的关注。后来，崖州闹天灾，农作物收成锐减，但当时的崖州州守却反而加征赋税，民怨极深。这一切，林纘统看在眼里，他曾经去向督抚诉求，希望这税赋能减。诉求的结果如何，已无从了解，不过由此行止可见林纘统的鸿鹄之志。据传，林纘统

人去了她家，吃到了她父母包的饺子和家常菜，那是艰苦的拍摄过程中难得吃到的一顿美味佳肴。那顿饭，王扶林导演也在场，一向不苟言笑的王导，在饭桌上说笑不断，和晓旭父亲闲话家常，还夸赞晓旭在表演上的进步。

对于选景拍摄，不仅主角演员要各地奔波，配角演员同样辛苦，也要舟车劳顿，为了最佳的拍摄效果。饰演贾芸的吴晓东，本来在培训时是冲着贾琏这个角色去的，但由于压力过大紧张焦虑，脸上长了粉刺，怎么都去不掉，因此失去了竞争贾琏的机会，最终剧组让他演贾芸。

尽管不是主角，但吴晓东并未怠慢，依然用心研读剧本，随时待命。贾芸的戏是断断续续、跳跃着拍摄的，有时候半年才拍一场戏，而且是在不同的地方拍摄的：在正定拍的是“贾芸求凤姐”，在北京大观园拍“贾芸求宝玉”，在北京良乡拍的是救小红，贾芸遇倪二是在镇江拍摄的，此外，在四川成都、上海青浦大观园都拍过贾芸的戏。虽然很累，但吴晓东觉得收获颇丰，借此机会去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人生。

《红楼梦》的拍摄克服了种种困难，剧组山南海北地取景拍摄，他们像是追求美好的“苦行僧”，他们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凝聚真情的“旅行团”，一边演戏，一边体验人生。拍戏之苦，跋涉之累，微不足道，走遍了千山万水后，看到一部经典的诞生，那种成就感足以抵消一切的艰辛疲惫。

找到了丢失的器材。

1985年3月，春寒料峭之际，剧组来到杭州，准备在西湖边拍摄“宝黛读西厢”的经典戏份。宝玉黛玉的扮演者此前已经多次排演这场戏，早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杭州虽然已经进入了春天，可温度不高，拍戏需要的桃花就是不开。整个剧组只能无奈地等在原地。

等待桃花绽放的日子里，欧阳奋强和陈晓旭就一起去游览西湖，享受难得的放松，在西湖边上拍了很多照片，这些后来都成为他们回忆青春的珍贵影像。

拍完西湖的外景，剧组又马不停蹄赶到苏州，准备在香雪海拍摄“黛玉葬花”的戏份。但苏州雨水太多，香雪海的梅花迟迟不开，剧组眼巴巴等了好几天。每天，美工组的师傅都会去看梅花开了没有，每次回来都会报告“梅花开了三成了”“梅花开了五成了”……等梅花开到七成的时候，王扶林导演下令第二天开拍。

为拍雪景，剧组来到鞍山，那里是陈晓旭的家乡。拍完戏，陈晓旭请大家去她家吃饭，于是摄制小分队24个

在“郡试”中夺魁后，州官乡绅们都为其庆祝，有人席间问林纘统夺魁后欲何为时，他铿锵回答：读书只为做益国利民事。当时可谓语惊四座，众皆默然。

从史料里挖掘出来的林纘统，富于激情，张扬着自己的个性，不若一般的中国书生，谨慎内敛。林纘统是清代崖州横空出世的人物，在崖州的历史上有着重重的一响。

史料载“癸巳，又受知于督徐公琪，考列一等，录送广雅书院肄业。”这一年，林纘统四十岁，他因学业优异，获得琼府挑选送入岭南最高学府——广雅书院。这座书院原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所设，分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学科诸多，也是应了时势的。学生选自广东广西两省才智出众者，各省各一百人，都得在书院中寄宿，全面接受中体西用的新学教育。史料中所记“肄业”，即是修习学业，学期为三年。

说起广雅书院，也是有诸多释义。譬如院名，就取自“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张之洞在《请颁广雅书院匾额折》中，阐明了自己的办学宗旨：“……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这期间，张之洞对林纘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匡济时艰”、“富国强兵”等理论都对林纘统后来的生活轨迹作了注脚。

而刚到广州的林纘统，又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即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中讲学。林纘统确是个极有主见之人，他毅然离开了广雅书院，投奔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在广东创办的一所私立学堂。这所学堂的名气很大，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萌芽状态的新式学校”。这一切，对于从崖州走出去的林纘统来说，都是新鲜的，推崇的，他之奔向万木草堂，充满了堂语诃德式的激情，他的人生，也因此开始了新的起点。

史书里的林纘统，有着古人的侠义之风，“性介而刚，义之所在，赴若江河之决，生死咸于不大顾。日与奸吏为难，系狱数次而嶙嶙之骨百折不磨”。如此高的评价，林纘统先生担得起。

林纘统这一生，过得波澜壮阔，辛亥革命时，他还被委以“崖县文庙春祀官”。他一介书生，却担得大智大勇之实。他曾经介入过中国历史上如此多的节点，并活到了另一个世纪。

历史悠悠逝去，岁月碾落成黄土，唯时光依旧。林纘统先生故去，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回首已是百年身。我到先生家的那个池塘，已看不到传说中他家门前的那些池塘，地上的积水混着泥泞，在午后的阳光里，也是不声不响的。

诗路花语

劳动者之歌

吴辰

朝阳洒在襁褓的背脊
兄弟，你又攀上高高的脚手架
那黝黑的颈项上渗出的汗珠
折射出整座城市的光鲜与华丽
你是否已经习惯他乡的喧嚣
心中不再拥有故乡宁静的背影
那些摇晃的竹竿和木舟，是否
已被杯中同样摇晃的啤酒代替
春日落下多少时
你脱下那双破旧的帆布手套
朝自己颤抖的双膝使劲拍去
那些扩散开去的粉尘，慢慢地
将一缕缕黯淡的月光
漂白

父亲的学校

徐子飞

父亲的学校，占地十几亩
秧苗是学生
五月初开学，教室充满了水
没有课桌和凳子，学生入校
就在水面
用整齐的队形，站着听课
父亲是校长也是唯一老师
阳光和雨水
协助父亲，每一天的课程
父亲教出的学生个个勤奋
到了毕业时
纷纷拿出颗粒饱满的成绩

四月的乡村

胡巨勇

眉飞色舞的是柳
与春风拉拉扯扯
恣情盛放的是花
抒写四月的浓墨重彩
飞鸟驮着的蓝天
空旷清澄
被麦地围剿的溪流
思想早已解放
潺潺的脚步刷新着远方
恬淡的阳光抚摸村庄的沧桑
青砖瓦黛的沉默、炊烟的招摇
以及风打包过来的犬吠
泊在时光深处
有鸟鸣从头顶跌落
不经意间，它
溅湿的是扶犁老人的吆喝
擦亮的是这幅春天写意图的主题

阳光孵化着五月

钱国宏

刚刚把手探进五月的深处
阳光就把它孵成
一垄垄绿色的音符
在翱翔于空中的鸟影中
荡漾涟漪
五月劳动的号子响彻云霄
那一声声鞭炮正是季节的宣言
让沉静的乡村突然亢奋起来
坚实的足迹和粗糙的茧手
播种着神农氏的佳话
河一样流淌的阳光啊
拂起了五月的刘涛
依稀的鸣笛如丝丝缕缕
装点着沉甸甸的金黄梦想
从梦中醒来的五月啊
已经阔步行走在
布满鸟鸣的乡村了
听那穿透雾霭的牛铃啊
正把丰收的预言播报！

如烟往事

「旅行团」红楼梦

谢云凤

由央视拍摄的87版《红楼梦》，是我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历经三十多年的岁月洗礼，熠熠生辉，愈加经典迷人。

出于对《红楼梦》的深深迷恋，我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直到读完欧阳奋强先生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我才终于明白，这部电视剧为何如此经典不衰，这与红楼梦剧组的精益求精、与全体演职人员呕心沥血的付出密不可分。

1984年，央视发布消息筹备拍摄《红楼梦》，随即在全国招募演员、开设三期演员培训班、邀请老戏骨和红学大家为年轻的演员授课。前期筹备工作完成后，剧组正式开拍，但与当下电视剧在影视城取景拍摄有所不同，《红楼梦》剧组基本没有固定的拍摄地点，而是根据剧情需要，辗转各地进行拍摄。

我想象一下，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没有高铁，交通极其不便，而人员众多的红楼梦剧组竟然能够辗转各地，历经四季变换的洗礼，最终完成历时三年的拍摄。想必当年浩浩荡荡的《红楼梦》剧组，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道吸人眼球的亮丽风景。

《红楼梦》剧组最早在安徽黄山开机拍摄，在黄山风景区拍摄跛脚道人、秃头和尚，在黄山脚下不远处风光旖旎的太平湖，拍摄黛玉乘船北上的戏。当时剧组不慎将一个摄影器材零件掉进了峡谷，没人能帮忙，也没时间想别的办法，编剧周岭和摄像师李耀宗当机立断，借来几捆绳子，冒着极大的危险用绳子捆在腰上，沿着悬崖边下到谷底，



投稿邮箱
hnrbyfb@163.com